

雨過銀塘濯玉塵。曉風殘月碧粼粼。曾聞淚滴鮫人別。化作真珠飾素貧。

櫻花

鬪紅戰白逞精才。一簇香雲嘆。帝臺。想見源平盛衰外。八重花向九重開。

有感

將軍汗血馬。一日馳千里。苦苦功成後。恨遭奴隸恥。

詠鶴寫懷

紫雲霄上白衣仙。俛仰悠悠世豈關。田野市朝將有事。飄然一去御風還。

雪晴

雪晴鎮樹落花冷。山白寒巖飛瀑冰。好把紅箋摹此景。將添默坐黑衣僧。

雪中慶法來訪

恍忽三經年。時炎共可憐。坐雲參丈六。白觀水想文宣。昨雪非今雪。先天是後天。請看風物意。雲箇箇不離禪。

獨居坐雪寫懷寄諸禪者

空華四散月朦朧。忍寒兀兀倚房櫳。將問空生何所見。狼藉花飄狼藉風。君不見。園林堂閣花純白。箇箇是微妙華嚴偈。不要文字要心傳。一色明邊示真諦。又不見。斷臂祖僧繼禪燈。喜淚千萬血滴冰。觀之想之心如結。其愚不及奈其能。嗟吁乎。今夜月與昨來雪。雪月寒凝光皎潔。玲瓏玲瓏絕纖埃。此心教我如何說。

講讀佛祖三經賦之以示輔教

鹿苑之起緣。跋河之遺訓。中間五十年。從遠而及近。所歸乃不出。三乘十二分。說說仍不說。無說有餘蘊。

取之何敢惜。棄之太悲憤。嗟吁乎。時哉澆季風。舉世皆塵案。天道其好還。獨奈吾聖運。圓師時振策。警人教發奮。大扶起法門。悟問破迷問。譬如天昏黑。晴風拂雨暈。其能洗耳根。須聽金石韻。

詠連翹花并引

和漢之文苑。詠四時之花。古今之人情。西東之無異。唯至於離騷不編梅花。少陵不賦海棠。則爲韵士雅流之所憾。然凡作詩賦者。無不之賞詠也。余自少壯。喜詩吟杖花月山水以爲禪暇之禪。又時吟故人之詩。陳白沙詩。恰到溪窮處。山山枳殼花。楊夢山詩。常記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銜杯王阮亭詩。西風終日濛濛。雨開徧空山白芨花。斯三者。和漢處處多。所有未經衆人道及何哉。或言之

花之不幸。曰不然。唯人看過等閑焉耳。余之後苑連翹盛開。其高丈餘。四垂簇簇。宛如飄黃金之春風盤桓其下。而不能去於茲。賦小詩三首。以示諸子。

使人誤世柳仍桃。獨有斯花不爾曹。便擬拈華微妙相。白毫光映鬱金袍。十二樓臺萬種芳。憶彼三千佳麗女。漢家公子學仙郎。誰將蠟額媚君王。俗紫凡紅慙色香。低頭羅列拜中央。斯花骨格神仙態。着得黃裳笑世粧。

春盡

片片花飛落水涯。脩然使我感年華。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送落花。

湯戶浴後賦之以示三子

湯戶水湯戶山。山自靈秀水自香。天知我有山水癖。  
 遠使我遊山水鄉。浴者千萬心各異。絃歌醉舞狂更狂。  
 獨對仁山仍智水。博之湯沐坐繩床。三日已忘醫兼藥。  
 唯覺山水不尋常。水猶淡而清凉散。山勝醇乎太和湯。  
 服之味之情未盡。請見孔子所宣揚。智者樂之仁者壽。  
 何管山水之所長。  
 一日浴三期。幽夢過半月。願作乘車騎馬來。而今拋  
 杖身卓越。靈哉鍊氣和金湯。能使病骨換健骨。邇來。  
 靜閱南華養生篇。不覺嘯吟洞中天。層樓風涼炎夏際。  
 忘世忘身意清然。然而能有靈泉醫多病。其奈添此烟  
 霞痼疾性。

和朱子久雨齋居誦經韵

猛拋塵世事。聽雨讀金書。一室篆香靜。端居神性俱。  
 禽鳴松檜際。笋挺雪霜餘。千古魯儒下。於公渾不如。

原韵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越然與道俱門。  
 掩竹林密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

道存遺稿  
靈隱布衲著衣喫飯。靜倚槁梧。一守真道。偶有客至焉。而問  
佛法玄奧神儒淵源。且曰。其教同耶異耶。余擡首曰。大哉客  
之問也。三大之教。豈一旦一夕之言也哉。蓋一言以談之。則  
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廣演之。則有內外之群藉。其數亦未  
可知矣。至其深奧幽源之微。所謂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  
者歟。余不立字家之徒。寡聞淺見。莫有所荅焉。藥嶠曰。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然而欲問其事。宜依其師。抑三家之術學兼  
學。談何容易哉。雖然不得已。則試舉一二耳目之所及。將以  
爲對乎。客曰。然則三教之要道。可得而聞乎。於是應問以爲

# 道存文稿

## 古鏡新寶

自序

靈隱布衲著衣喫飯。靜倚槁梧。一守真道。偶有客至焉。而問  
佛法玄奧神儒淵源。且曰。其教同耶異耶。余擡首曰。大哉客  
之問也。三大之教。豈一旦一夕之言也哉。蓋一言以談之。則  
乃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廣演之。則有內外之群藉。其數亦未  
可知矣。至其深奧幽源之微。所謂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  
者歟。余不立字家之徒。寡聞淺見。莫有所荅焉。藥嶠曰。經有  
經師。論有論師。然而欲問其事。宜依其師。抑三家之術學兼  
學。談何容易哉。雖然不得已。則試舉一二耳目之所及。將以  
爲對乎。客曰。然則三教之要道。可得而聞乎。於是應問以爲

對焉。事雖不足記。而本石之二禪者。在於傍而筆之。釐爲一冊。乃欲以鏤梓頒於同志矣。余曰。區區螻蟻之志。寧與得同志之情。其奈脫大方之誚矣。二禪者曰。大方之笑。同志之欽。要之皆爲薩埵化緣作佛之事。不亦善哉。師嘗言之。不立文字。文字魚兔之筌蹄也。然則筌蹄者文字也。魚兔者法言也。將取筌蹄而舍魚兔耶。要魚兔而不要筌蹄。則不立字家之心。要也歟。師盍考之。客亦以二禪者之言。慙慙而不息矣。余曰。古人有謂。無言真有功也。我禪無言以爲宗。多言以爲累。豈不然哉。客曰。雖無言以歸宗。多言以招累。畢竟多言者。無言之本根。無言者多言之緒餘也。何言而非禪。爲禪宗爲宗道。爲道之言歟。問答之際。魚鳴報禪。走筆而草之。乃上堂一嘿矣。

## 道存文稿

### 古鏡新寶

禪門大意

我世尊坐於金剛座。六年于茲。其齡三十歲之臘月八日。明星一見。忽然悟道曰。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云云。自此以來四十九年。爲衆說法。普度人畜。蓋爲三百六十有餘會。至今流傳于我邦。其經文五千四十有餘卷。世尊曾於靈山會上。百萬衆中。拈出金波羅華。衆皆默然。獨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之摩訶加葉云云。迦葉相傳二十八世。至於菩提達磨。磨於梁普通八年。受持此法來見武帝。答帝所問。遂渡楊子江。止于嵩嶽之少室峰。壁觀九年。儒生道士經師之徒。日夜參

問。就中得道副。尼總持。道育。惠可。四人。付其正法眼藏。皮肉骨髓。乃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付汝當護持云云。惠可六世至於大鑿。鑑十八世至於道元。元三十世是爲先師佛來。正法眼藏。血脉貫通。師資相承。先師一日示小子曰。正法眼藏。人人具足。前佛後佛。展轉傳受。一無增減。在於天而不能覆。在於地而不能載。在於人而不能藏。靈靈昭昭。如日月之不墜。之謂正法眼藏。第一義諦矣。譬猶卞和三獻之璧。厥初不得識者。則以爲僞。詐而被刖兩足。終得識者。欲換以連城。是蓋所以明珠之爲明珠。誰知所以正法之爲正法。須開正眼而鑒識焉。

### 嗣法眼目

世尊拈華瞬目。迦葉破顏微笑。微笑迦葉心行矣。瞬目世尊心操矣。世尊迦葉不通一語。含藏萬機。心心相印。兩鏡相照。

是故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付乎迦葉大士。爲之嗣法眼目。迦葉以刹竿倒部傳之阿難。難以諸法不生傳之密多。二十五傳至於般若多羅。羅以無相法性傳之達磨。磨以禮拜得髓傳之惠可。五傳至於大鑑。鑿以聖諦不爲傳之普覺。十六傳至於雪竇。竇以打不染污傳之如淨。淨以心身脫落傳之道元。元以衆穴穿了傳之懷昇。二十九傳至於先師佛來。先師禪講之暇。語小子曰。昔者唐憲宗。迎佛舍利。入之於大內。以供養之。舍利其夜放光滿殿。翌朝宣問。群臣皆賀。以爲陛下聖德聖感之所致矣。韓愈獨不賀。上宣問。群臣皆賀。卿獨不賀何也。愈因奏對。微臣嘗看佛書。曰佛光非青黃赤白黑等。此是龍神衛護之光。上宣問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因得罪。貶于潮州矣。先師論之曰。憲宗臨機一問。韓愈偶爾奏對。月正生暈。玉正生瑕。一問無對。靈光赫赫。影藏身身藏影。此一

段之消息。是爲龍光耶。是爲佛光耶。是不爲佛光龍光耶。此是光明爲奈之何。分明覷破。則乃是爲佛祖人天之眼目矣。師又語小子曰。夫佛祖之宣說。仔細看見。葛藤纏葫蘆。胡蘆纏葛藤。天地未判以前。無佛無祖無迷無悟。畢竟如何。畢竟如何。雖然如是。華藏鹿野。法身舍那。應化釋迦。渾沌以前。行此大法施。搥此大法鼓。汝亦復其中之人。我亦其中之人。吾即釋迦應身。舍那法身。汝亦復如是。不明這箇。非人天師。經曰。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周匝千華上。復現千釋迦。須回光返照焉。天地開闢。有佛有祖。有人畜鳥獸蟲魚種種之屬。相互咬破。强者益強。弱者益弱。故先佛後佛。相共憐之。以說種種之玄教。弱不弱。強不強。天爲天。地爲地。大小徧圓。說是說非。說迷說悟。舉令歸一乘法。故成正覺之時。森羅萬象。有情非情。悉皆成佛云云。然則大千沙界無不被佛德者。豈不

尊且重哉。世尊最後曰。一字不說。至于達磨又曰。不立文字。此是正法眼藏微妙法門之極致也。經卷公案皆自其中流出矣。六祖曰。菩提無樹。明鏡非臺。永祖曰。身心脫落。空手還鄉。是在佛祖未發以前。所以通消息。傳正法也。從來佛祖更無別法。今古師資各有悟脉。以心傳心焉。汝須參傳燈錄。高僧傳。普燈錄。傳法正宗記等諸書而觀之。汝已爲我嗣法弟子。然則嗣法眼目說之如何。愚不敢開口。頂禮三拜耳。師曰。咄咄。汝宜令盲聾之輩視聽此一段之大教大法。舉皆發明眼翳。豁開耳門。蹈斷邪路。歸入正道。譬猶爲他瞽者。斬彼美人者歟。

### 國家鎮護

仁王經護國品曰。佛告大王。汝等能聽。吾今說護國土法用。汝當受持般若波羅密多。當國土欲亂破壞。却燒賊來破國。

乃至大王一日二時。講讀此經。汝國土中有百部鬼神。是二部復有百部。樂聞此經。此諸鬼神。護汝國土。大王國土亂時。先鬼神亂。鬼神亂時。萬民亂。賊來劫國。百姓亡喪。臣君太子王子。王子。百官共生是非。天地怪異。二十八宿。星道日月失時。失度。多有賊起。乃至一切諸難。亦應講讀此經。不但護國。亦有獲福云云。欽明天皇十七年春二月。勅問太子於儒釋教之意。太子奏曰。儒人倫道同先皇道。佛大覺道。天祖師焉云云。宋文帝適見顏延之宗炳着論曰。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何尙之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利息於家。萬利息於國矣。夫賊來破國之時。講讀此經。

豈營護國亦能獲福。又佛之道大覺也。天祖亦師焉。又明佛法者。坐致太平。又修五戒。暨十善。則人皆淳謹和睦。而天下刑戮息矣。此四聖賢之所說示。皆不出國家鎮護之外。鎮護國家者。神儒佛之要道也。宜能思之。客曰。我國者神國也。是故神武以稱帝號。然則有神有武。豈借儒佛之力。以爲之鎮護耶。吁。子口言鎮護。心未念國家者也。且雖念之。未通其道者歟。天下萬人無日不之念者也。念之則必本其教。本其教則必蹈其道。此之謂國家鎮護之人乎。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經曰。治世言語皆順正法矣。然則儒者神道也。治聖人之世矣。佛者聖人也。治神明之出世矣。欽明天皇三十一年二月。此義捧幣再拜謹白。神實神明現其驗焉。時三歲童子。乘竹葉上曰。我始降臨日向州辛國城。時八大龍王。神幡天降。即釋迦佛化



身。來度一切衆生。爲現神通。我是人。皇十六代。譽田天王。廣幡。八幡鷹呂也。我今護國靈驗威力神通大自在王菩薩也。云云。由是觀之。神佛不二也。子其謂之如何矣。夫神以五行五心。儒以五倫五常。佛以五戒十善。其名各雖有異。所教之化皆一而已。蓋儒佛之教。以潤飾神明。而爲鎮護國家者也。子實欲要國家鎮護歟。若要之莫如行善。善則萬行之蟠根。而鎮護國家之大本也。菟狹太神曰。八百萬神皆善神也。善神護善人矣。世尊曰。修千法門十善道。化一切衆生矣。堯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禹湯聞善見善則拜。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又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至哉。大聖大賢之教一日。

三時服之無敢厭也。子能喫之味之。以施國家之人。而爲鎮護之教。則或當推子以爲天下之偉器。子若得志。則億兆之民。何憂之有矣。噫嘻。余之性愚。聞西忘東。得後失前。雖然。至於五戒十善之教。天地父母之恩。國家鎮護之要。未肯暫忘也。抑害事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今我佛法入于皇朝。垂千數百年矣。果非國家鎮護。則天人安能久容之。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余庸淺之言。非所能盡也。子須能博達群書而徹底矣。

### 三教異同

憲法曰。佛典西說之神道。儒文蕃說之神道。太神託宣。神代上事可知也。不可不兼學也。又曰。神明數請修釋法於社祠。於其爲除災增威。宣隨神請也。又曰。神明無己。天之君子。神職當則之矣。又曰。政非學不立。學之本儒釋神也。然好其

一者。各惡其二。而嫉其存。欲其亡焉。故政者宣通三不好一矣。恐成其好一者。枉政。枉政則王道廢。騷動發矣。夫神儒佛之三教。王政王道之本根也。然舉一而廢二。好二而惡一。則政道不行也。故三教如鼎足然。雖然各有是非。舍彼一二之非。用此千萬之是可乎。佛典儒文皆神道也。是神代上事也。願令天下神儒佛之徒。各以其法。贊皇國之盛德。皆共和光同塵。固億兆之基。豈非妙之又妙者耶。其唯三教之幸。抑亦天下生靈之幸。豈唯生靈之幸。亦天地神人之大幸也。天下之爲其徒者。各欲其教之行也。欲其教之行。則必欲以其法而導之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然則其法其道。以教天下之人。則皆斥惡歸善。遠禍致福。是皆由於教之化者也。道之與法。不正則人亦不正。人不正則教之不正可知也。教之正者。自誠明也。自明誠者。教亦明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

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之謂誠之教乎。即今大公之世。可以顯大道。大明之人。可以斷大疑。夫法之教與誠之明。皆存其性。是故在天不增。在地不減。在神不餘。在人不少。是所以正法之爲正教也。經曰。不增不減不垢不淨。此之謂也。且以鄙意論之。異同。則所謂喪亂顛覆之基。輒忤皇令神宣。豈其可不慎哉。

神佛同體

宣化天皇二年春正月。五瀨國渡會。神乳山大耀。光滿國中。神官行見。有一人兒。年度十六。端嚴美麗。妍嬋尊極。不可親倚。而乘大獸。長量一丈二三咫焉。毛色濃紫。極猛怖形。乃皇太神託巫勅曰。是客太神兒尊太神。在辰且國五峯山嶽。五峯山世知中知。世聖中聖。文殊大士天地師也。今來至也。當崇祭之。以非犧供。彼辰且國。八十萬歲先世兒太神在。故文巧也。從

是這國當文巧也。這兒太神所乘駕獸。金毛獅子稜威神獸。荒之庶惡神見焉甚怖之。正之衆明神爲惡神被襲。故造此獸形置焉神前也。是兒尊來助吾。神威增。國德益。永久奉留祭之。于時兒太神乃分神身也云云。同三年秋八月。勾大兄天皇。安閑天皇現魂於金峰。告吉野國縣主物部吹荒子曰。我是勾大兄丸也。在戶科外之內津宮也。兜率內院彌勒道場昔成天皇取國政焉。今成此山神。吾是權現神。護寶祚守國。叶乎民之願云云。憲法曰。吾國者神國。有佛本神。有佛跡神。又曰。佛之五心。神之五心云云。嘗聞五峰文殊。峨嵋普賢。補陀觀音。是爲支那之三道場矣。永居文殊。鳳來藥師。長谷觀音。是爲本朝之三佛場矣。佛本不生不滅。分身百億。感應靈應如水中月。隨緣隨機能濟群生。雖然。愚者不能見之。賢者誠能知之。夫兒尊太神是爲文殊也。藏王權現是爲彌勒也。神心佛心之爲一亦

明矣。大成經曰。住吉大神託巫曰。這伎合吾國風。祭禮之次。宜奏之。吾高貴德王菩薩。又稱妙幢菩薩也。我三神分身。在干天地海云云。於是乎。更加明矣。其他須見太神雜事記。二十一社記。名法要集等諸書。神佛同體而無彼此之別。固不容疑也。儒書亦有其理。不可不知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中庸曰。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即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矣。是此二章。可謂中的之言矣。故神儒佛之說。雖有大同小異。亦所云將無同者歟。

佛法國益

大成序傳曰。其釋宗者。盡宗源中神心境獨道法也。理氣之二法者。別目而說其理高遠。神仙不知其極。故伏惡神制邪神。擊天災消人禍。得無上力。仍祈禱有益也。並盡三世果報

之理。極精微也。故大王弘之。令釋宗說其微。以佐我齊元之道云云。憲法曰。釋典三國通宗。百機歸極也。賢者賢宗覺道。愚者愚畏因果。不說導政道。不治正萬機。故諸國諸王敬之矣。又曰。大藏有請雨請晴。伏敵治亂。咒法賢僧。脩之則爲驗。世世以有證。是佛典天服神歸。龍伏鬼降靈證也。或無其證。何以見說幽地實効矣。夫佛法百機歸極。賢者宗之。愚者畏之。惡神邪神。天災人禍。皆以無上法力。祈禱則有益焉。實爲精微也。故大王弘之。仍請晴請雨。天服鬼降。天仙神鬼。聖主尊崇。以此觀之。於爲國乎。佛法之有益可知也。列子曰。商大宰見孔子曰。孔丘及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曰。聖者丘何敢知。商大宰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今之學儒者。議論般般。取舍區區。

或謂列子之說。不戴於五經六籍。假令雖云孔子之言。所不肯取。矧於列子。何足取乎。嗚呼。適己意則以非爲是。逆己意則雖是亦爲非矣。是君子之所不言。唯小人之所嘵嘵也。抑西天竺國。王臣士庶皆歸佛法。故不言而自治。不化而自行。其爲國之大益。詳見大藏。至於東漢明帝。使蔡愔秦景等。請求佛法。尊崇三尊。爲國爲人得益亦甚多矣。晉宋齊梁唐代之間。大旱得雨。大風忽止。不戰伏敵。臨亂即治。彗星即沒。種種有變。則應。帝詔祈禱有驗。是三寶靈感也。宋元明之間。亦多有驗。詳于通載。統紀。珠林。綱目。感應傳。靈驗紀等諸書。逮于皇朝。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濟國聖明王。獻納世尊金像。幡蓋經論等若干。別上表曰。雖國財盡未盡其信。是佛法者於諸法中最爲殊勝。難解難入。周公孔子。尙不能也。又曰。遠自西天。至於漢土。迄于三韓。皆爲眞寶。無不尊

敬。天帝地后。神仙龍鬼。一切歸伏。又曰。滅災增福。解二世民迷。救二世民苦云云。是孔子明帝明王之所言說。大槩以符合焉。更如勅撰皇紀之言。佛法於國家無益。則何爲說之邪。天長元年春三月。勅空海。於神泉院。修請雨法。重雲震雷。大注膏雨。霖沛三日。天下皆洽。又有疫癘風災。應詔。加持修法。皆有靈驗。數加賞云。其他古今種種之靈感。皆人之所知也。略舉舊聞證之。以俟來哲之補焉。

神明歸佛

垂仁天皇。二十六年冬十一月。新嘗祭夜。倭姬命。承太神之託宣。示神主物部忌等曰。地神末四方人夫等。其心神黑矣。種神明之光胤。不信神明之禁令。故沈生死長夜闇。吟根國底國。因茲奉代皇天。西天真人。以苦心誨諭教。令脩善隨器授法云云。由是觀之。神明之歸於佛也明矣。蓋神明代

皇天。請降世尊。爲令救生死之沈淪。赫赫明明。如鏡之照影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是皆神之爲德。在彼在此。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其誰言不之思。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之謂乎。夫神之恩。何以謝之。所謂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是不唯神明之歸。依於佛。長教愚徒。及蒼生歸於佛。修善者。悉無非神德之餘也。雖然。盲者不能見之。聾者不能聞之。所謂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歟。其罔極之恩。豈不大於五嶽之高。四海之深。天地萬物。未見其比擬也。

三世因果

菩薩處胎經曰。造行菩薩白佛。過去未來。欲聞世尊現身行業果報。佛告。造行菩薩。過去未來行業果報。亦是現在作。現在所作行業果報。亦是過去未來受焉。優婆塞戒經曰。智者

了智。若是時節。星宿因緣者。天下有同時同宿生云何。復有一人受苦。一人受樂。一人是男。一人是女耶。正法念經曰。善不善業。衆生自作。非星宿作。要覽曰。凡富貴貧賤。好醜得失。皆是過去自造善惡業。種子惣別。依正果也。珠林曰。有二種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懼其乞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人天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云云。本文其證明矣。佛祖之所宣揚。雖云一言半句。皆無非因果之條理。豐聰太子曰。釋具說三世。依生前善惡。成今生禍福。成今生罪德。成當有苦樂。迷則永生死。覺則成法身。愚者恐當來。而斷今道。智者明覺。極。自到真善地矣。唐裴相國曰。諸佛所說最上妙道也。凡夫不知而流浪六道。由不發此菩提心。故今欲得慶幸。當須秉

心對佛。燒香散華。爲三業供養。立四弘誓。發成佛心。是所以有三世有因果也。故豐太子斐相公二賢。雖爲和漢隔絕年代。亦迥異。而兩說猶如合符節。此皆正法之靈通。真實之妙道也。夫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不待當來。即處現在。大凡世間。愛別離苦。冤憎懷苦。喜怒哀樂。貴賤貧富。牛馬鳥蟲。魚鼈草木。一切含靈。舉皆三世之因果。顯然可證。故從慧眼觀之。天有雲雨之變。地有風水之災。天地固雖無私。風雨猶如有報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以此觀之。因果亦然。因果若無報。乾坤必有私矣。

葬式益不益

推古天皇二十二年。三輪太神告曰。葬禮亡奠。今有僧者。神慶宛之。宜任僧尼。僧尼無爲客。更不著污穢。任應執行。自

今已後。不可改行。非唯我邦歸於此法。天覆悉然。又曰。今僧尼法從天外出。故不污穢。此理之爲理。窮格以窮矣。故吾國異國。廢先法移焉。又曰。常生爲歸佛。修生淨土供。諸孝道至實。今後無費也。夫佛家葬儀若無益則三輪太神何以告之教之哉。人死之後。歸於佛猶歸於神然。須思孝道至實。今後無費之言。若無益則豈有神宜於虛妄耶。其虛妄則神國之神靈。何以驗之。孔子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之謂知天道之靈明也。然今之人。私意放情。不敢歸於神佛。唯說眼前之妄見。不顧天地父母之鴻恩。至于葬禮亡奠之供。是爲無益者。蓋空見之外道焉耳。若能審細。欲之會取。須見大涅槃經。大莊嚴論等諸書。今且舉皇朝本紀之證者。所謂行遠必自近。登高必自卑矣。

生死來由

阿含經曰。驕傲大慢。彼可敬不敬。可重不重。可貴不貴。可供養不供養。可與道不與道。死至惡處。來生人間。生卑賤所。若不慚慢。乃至恭敬。死昇善處。來生人間。生尊貴族矣。四十二章經曰。須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證阿羅漢。愛欲斷者。如四肢斷。不復不用矣。心地觀經曰。有情輪回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或爲父母爲男女。生生世世。互有恩讐云云。以是證之。今世後世。生死之所由來明矣。生生死死。善處惡處。去去來來。卑賤尊貴。有善有惡。天死長生。今猶現存。耳目之所常接也。莊子曰。胡不直使。彼以生死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良有故也。夫世尊之於莊子。雖云事異。至于此。便覺無等差矣。人各以今疑後。可謂迷之大迷也。是故世尊曰。迷故三界城。悟故十方空。此之謂也。一生一死。諸惡諸善。截之斷之。乃真大覺位也。諸佛能斷之。凡夫不能斷。若能欲斷之。須行四真

道。成阿羅漢果。成阿羅漢果。則七生往反。分斷生死。飛行變化。往遊自在。曠劫壽命。住動天地者也。易曰。原始要終。故有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死生者。各以其業感。而爲人。而爲鬼物異類。所以然者。于是又益明矣。譬猶花月。月盈必虧。虧則必盈。花落必開。開則必落。落則死矣。開則生矣。月亦如此。花有青黃赤白。人有善惡因果。月有暈蝕晴輝。人有煩惱菩提。須住正念開悟佛心。呼吸之間。見聞之上。出生入死。剎那現成焉。若其不會之。則向那一息切斷之地。須頓悟生死之來由矣。

法事祭奠

推古天皇二十四年。菟狹太神現形矣。異人金色也。以妙音告曰。天皇何不以吾入序乎。大泊瀨天皇。無道殺賢王。一百六十年。迴五世時也。雖天皇有大德而無小罪。招

災迴時災爭遯之。大泊瀨天皇無義邪利。惡昇天。令天怒。此怒此恨。昇天令天愁。爰此怒此愁。迴年迴時。迴降爲災。五祠造迴廊。置百六十僧。書百六十部仁王般若經。讀厥所書經一千六百部。向天帝地后及國神泉神。滅惡。天皇罪氣。消賢。天皇恨氣。而休迴時災。於於尊仁王般若。其理空寬也。如大空無色。其事清淨也。如大虛無香。何罪不滅之。何災不破之。天皇聞之大驚。恐怖而隨神意。下令之也。皇太子奏曰。天之教示者。非速有其驗。故愚人者推之亡耳。慎世。天皇不輕小怪。乃於大德令隨神教神事沙汰。天地者是以神與人而爲其靈。今雖神心樂之。若人心不樂之。則不可爲天地神人不闕德也。宜施人樂。仍詔國國。而分出屯倉。以三分一粟。普與於諸民矣。夫雖金湯萬古之固。苟無道義好殺戮。則神怒天怒亡其國矣。是故世尊第一說不殺戒曰。一切



有命者。不得故殺。乃至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也。此之謂也。其善惡之業。雖無人知。而天日照察。不論貴賤。必明賞罰。人有高下之位階。天無尊卑之等差。私不容針。公通車馬。明明歷歷焉。夫一生之罪惡。萬劫難滅。禍及子孫。豈不恐懼焉哉。八幡太神告之。世尊所說以仁王般若經。書寫及讀誦之功德力。欲消滅先世之罪業也。所謂般若如大火聚。般若如金剛劍云。於是供養佛法僧。更祭奠天地大小之諸神祇等。又開倉廩。而以施兆民。可謂救世。天皇均令神心人心共得快樂者也。庶民亦能不之思乎。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然則和漢大小祭奠脩法。雖云事異。禦大菑捍大患一也。故太神請世尊之法。斥禍致福。所以將敷先王之大道於悠久行兆民之快樂於萬古也。抑世尊之教。遍滿內外。帝皇一百有餘代。歲月一千數百年。巍巍赫赫。

赫然。關乎天地神之覆載照臨者。是皆正法聖教之所以感動也。豈不慶幸焉哉。

洋教正邪

雄略天皇十有二年。日本姬命集會諸神司等。告之謂曰。五瀨太神。向後有異事。立神子。奉問世世。天皇異事。問定寶祚威永。憑人情慮。不問神衰。是以知神常坐。吾今雖歸神城。非外往在於茲。從武姬天皇時。異國人來。其人者中。且有稱人魄竭神魄歸亡者。是吾國怨。無神威者。又正聽我言。避異國異法。魄竭教之氣云云。憲法云。異國尊理。故無咎。臨於吾國也。齊元罪人也。齊元尊法。不立若之理。又曰。神道是我之本教。何道是非。天竺輪王佛典。震且黃老孔孟。皆中的大法也云云。于時。天皇詔曰。假令雖時遷機改。下世勿背這文庸異法。因世世行此餘章。而無改則國家豐泰。社稷永

久。或以高慢。而新立異則。以爲改則其世不穩饒。社稷必不永矣。愚唯守此條章耳矣。三教之書。亦未能通其十之一。況於雜書乎。爲洋之教。未染其指。余之以淺學陋識。而不論之邪正也。頃者有客語余。洋之爲學。蓋推盡物理者。而人之所不能可學也。何則我不利。而彼專曰利。以彼比我。乾坤遐異。彼不敢說天地仁德積善餘慶也。寧與學他理不若學我法。曰我法則所謂神佛儒之法。而古今不變之法也。噫嘻客之言是也耶。八幡太神曰。凡夫學識。度理慮斷。十之一二有其然者他皆差。必勿賴人慮。吾國之法是齊元也。異他國人法云云。以是觀之。菟狹太神。五瀨太神。兩說符節相合。果如本文之證。是故。雄略皇帝。推古皇帝。相共下令。可謂千古鼎足之嚴訓也。若背違之。則失神威國德及齊元之法道者歟。愚不敢是非之。唯守三教。以崇奉。皇命神宣而

已矣。

自葬神祭是非

大成經曰。大伴連廉城奏問曰。請改父塚爲祠。改亡奠爲神祭。天皇出大殿。直詔廉城曰。汝何不知禮。皇祖天皇。石間現形。譽田天皇。菟狹現形。非依如斯靈驗。雖天子無神祭。唯有陵無社也。汝何謂也。汝何謂也。夫非靈現。造祠爲祭。遠齊元禁。近憲法制也。汝是何人乎。汝父何人乎。背吾神禮。背吾聖禮。以何國法。用孰人禮。汝若任大臣。持大臣田者。必危社稷焉。廉城懼震退。即日。天皇詔大臣曰。人以死爲極。以葬爲宗。以奠爲大。爲人慎身。唯非生道。欲不辱死。怖其位祿。唯非生威。欲貴其葬。思其子孫。唯非生養。全其奠也。死葬奠有法。任古行之耳。雖然如是。譽田天皇御宇時也。儒宗來且知之。傍有雜其式者。又。父天皇御宇時也。釋宗來

至。有依其法。以混交不純。從此混雜中。發私以猥禮。今朕是非之。更不知其是。宜問神格之。大臣將群臣。至三輪廣前。設大祭之祠。奉請降太神。于時太神託巫曰。葬禮亡奠。諸神所忌。神巫觸之。則下三年神不向其巫。上古無其人。行之則神訣。神不悅殘穢。今有僧者。神慶宛之。今也。天皇欲定其法。葬法奠法。宜任僧尼。其法有天外理。余太神等由靈得知。庶小神等。不能審知於天外理。今僧尼法。從天外出。故不污穢。悟人知之。迷者不知。而我國法道古有之。其以不立法。欲之立也。譬如汲澗井求水。舉死灰燒木。悟者所不爲也。此之謂迷而已。諸國造寺。令僧住持。郡縣安庵。令尼居之。大家依僧。小家依尼。而常司祈教葬奠。又令僧尼化男女。其自崇亡親。以神社奠供之。以神祭。是背齊元道云云。由是觀之。自葬也。神葬也。何以爲之定式。皆無所可據也。抑神武天皇

以來八代之間。聖道正淳自行。至于開化天皇。始命郡國。各定神主。更張王道。夏冬之祭祀漸多矣。推古天皇。以宗德經及神教經。與物部連。獲小子公。及忌部。卜部等。講神宗經。興神道學。於是神學始弘矣。爾來儒宗釋宗相續來至。然其葬法亡奠之式。未有所定。故雜用儒釋。而混交不純。奠禮不調。故天皇大臣及群臣等。奉問於太神。太神託曰。葬禮亡奠。神慶宛僧。是以一畫。下令諸國。葬亡之式。始有定焉。廉城奏聞。請建祠爲神祭。而天皇不聽。出御大殿。而直詔曰。神祭齊元憲法之制禁也。神祭是爲不可。况於自葬乎。夫爲人者。以生爲大。以死爲極。生有生禮。死有死式。死生性情。與天地參。能盡其性。至誠能盡其性。則知萬理矣。孔子曰。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以至興天地參。矣夫以神葬自葬爲事者。實昧於天地之明。

靈。而犯于皇旨神意者也。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神之爲靈不可測也。嗚呼。彼徒之輩。犯法而縱私。妄枉道而違祖先。已不知王法天道之尊。豈覩佛法靈妙之玄耶。明教大師曰。大凡人知道。而有所守者。其爲非亦鮮矣。不知法。而無所守者。其作過亦必多矣。誠哉至道之言。其枉法枉道者。輕周鼎重康瓠。竟蹈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者。歟。愚將說破彼輩以我神明之教。彼若不信神明。則又將舉天地之理苦之。夫有天地。則必有神明。有神明。則必有天地。天地神明靈之。又靈也。其誰出斯二間乎。且未知自葬依何禮。非禮以行之。則果亡耳。寧與俟其自亡。不若改非順是。禮曰。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葬禮人之大禮也。雖其有禮。而不用之。則無禮也。無禮豈不異禽獸邪。世尊曰。衆生多病。故吾亦多病也。又曰。一切衆生。皆是吾子云云。

其視疾病。猶己之苦。以是慈悲之心。憐衆物。亦猶父母之思其子。如此而子之不孝者。禽獸亦不可比擬也。事親而爲孝者。諸善皆至。諸惡總遠。孔子曰。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夫孝者人之至德。善者人之要道也。苟至於是。豈有神儒佛之異邪。是忠臣孝子之常也。嗚呼。葬儀亡奠。不可不慎乎。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孝經曰。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而奉我邦古天皇之定禮。最爲要道也。

與保井觀樹和尚  
難得者好友也。難定者去留也。存也聞之思之久矣。如何賢  
不肖之有異同也。存與座下雖曰同交日久。道業之高。學識  
之深。邈乎有如不可企及。然不棄愚者何也。吁難得者好友  
歟。加之屢蒙尊問。重賜映貺。存雖不知所當。然不拜之。則恐  
不敬之罪。而勉強領之。道愛鏤骨。朝朝南嚮。感荷高誼而已。  
未謝萬一。平生以為恥矣。今纔舉二物以贈上。非敢報也。聊  
表微意焉耳。笑而置之幸甚。存也。不揣其分。嘗欲一躍登龍  
門。未及三級點額。以故空抱參商之感。所謂難定者去留也。  
吁願其餐卻佛飯而無佛行。喫了祖茶而無祖禪。是故遽欲  
搥退鼓而解印。投身於山林。拾栗煨芋。煙霞水石。鳥獸草木。

道存文稿

與保井觀樹和尚

難得者好友也。難定者去留也。存也聞之思之久矣。如何賢  
不肖之有異同也。存與座下雖曰同交日久。道業之高。學識  
之深。邈乎有如不可企及。然不棄愚者何也。吁難得者好友  
歟。加之屢蒙尊問。重賜映貺。存雖不知所當。然不拜之。則恐  
不敬之罪。而勉強領之。道愛鏤骨。朝朝南嚮。感荷高誼而已。  
未謝萬一。平生以為恥矣。今纔舉二物以贈上。非敢報也。聊  
表微意焉耳。笑而置之幸甚。存也。不揣其分。嘗欲一躍登龍  
門。未及三級點額。以故空抱參商之感。所謂難定者去留也。  
吁願其餐卻佛飯而無佛行。喫了祖茶而無祖禪。是故遽欲  
搥退鼓而解印。投身於山林。拾栗煨芋。煙霞水石。鳥獸草木。

相與養生。終身同參而已。存之願也。退居俚巴。七排一首。七絕十首。繕寫以呈。伏請不惜雌黃。改竄回示。謝謝座下。禪暇餘力。博涉內外之墳典。旁及漢魏之書體。禪也本業。置而不言。文詩也。筆墨也。皆出於遊戲之三昧者也。遊戲三昧。則華嚴所說而雖小方便。豈其學哉。顧其今也。反古。古之稱善知識者。則無文字之非知識也。上從三代。下迄百家。無書不讀。無理不究。金口所說。固而無論。博覽該通。而舉向上之第一義。大開法門。大挫龍象。衣食也。堂閣也。樹下也。石上也。必任所有。行大法施。各有一段之風光也。豈其是哉。今之稱善知識者。則有文字之無知識也。目不識一丁字。口以錯傳錯焉耳。此輩豈知。不立文字。則西來骨髓也哉。西來骨髓。則不立文字也。文字也。骨髓也。不識文字之徒。夢也。非所知也。嗚呼。宗風下衰。衲子疲勞。爭貪勢位。競詔權貴。或掠取巨利。或奪

取名藍。向他大揚家鼻。終無慚愧之念。自稱大善知識。匡徒領衆。張眉怒目。做彼野于鳴耳。而被其教壞者。陷了阮塹。亦不覺也。嗟吁。盲者之不見。非日月之咎也。座下反之。真箇善知識也。覷破不立文字之旨。警策不識文字之徒。宗說雙通。爲法勉彊。而補法門之闕。內經也。外典也。每應箇參學者之請。而橫說豎說者。可謂群鷄獨鶴。荆棘中孤松乎。如何。澆季日逼。兵劫年至。法旆將倒。矛戟寒路。鞞鼓穿山。炮聲如雷。戰戰悚悚。朝野爲之震悚。豈無斷腸之思。悲淚之感焉邪。庶幾座下出一隻手。乃使以正歸正。以偏歸偏。左轉右轉。圓融無礙。佛自歸佛。天自歸天。幸之甚也。存之愚。雖思之。有如一髮之引千鈞而已。座下竭力。一變時風。如鏡照鏡。如月臨月。夜光玲瓏。他山之石。以磨之。以琢之。豈不美耶。夫揭法光。能使分寸無違乎。座下其人也。必勿遺餘力。時維仲秋。如月如珠。

爲法爲人。保齋道體。至禱至禱。

寄龍源恭淳和尚

黃鶯催花。紫燕帶泥。春風桃李。開落之際。當此之時。青鳥啣翰。落於几前。潔指焚香。稽首捧讀。千言懸河。大渴骨髓。手致之中。至於虛實乖角之狀。七古一篇。公贈書報之作粗述事情矣。於戲。存何人也。辱蒙寵光。更賜芳茗。纔剝緘。則清馨撲鼻。小徒相聚而言。真箇丁蔡之龍團乎。雀舌鷹爪。亦不可擬。如斯精製。非是鄙邑之所有也。於是乎。開鑪添獸炭。汲山泉分鍊釜。各環坐參趙禪。一炷香半消時。蟹眼發松風起。時至。一碗三碗五碗七碗共喫了矣。香氣粘於齒頰。滋味透於肺肝。存謂不問甘苦濃淡之意。請試離舌頭道將一句。各雖下語未敢相當。存舌不出口。言默忘所知。只覺兩腋清風之生耳。偶有客來復作此用。以與他喫。東舍西隣。農父織婦。不知妙味。只

鳴脣舌作禮而去矣。吁如此之輩。雖不堪施之。而獨喫卻豈亦不仁乎。存平常心。莫過於此大法味也。于朝于暮。每參釜底。高誼之情。豈可片時忘之。何以謝之。戀戀之情。空有胡馬越鳥之想。雖然。末報尺一。况復拜謁座下乎。菩薩心也。無罪我者。乃憐我癡也。我知其罪。而末讖悔者罪之罪也。竊擬一登龍門。廁於瓊瑤之筵。聞金石之韻。洗却多年積鬱也。雖日未期。會應在近。先於是。論書歌一章。欽以將上呈狻猊下。存之所處。不便於使也。今也仲秋。不炎不冷。聖體康寧。行業進之時也。近况不卜而略諒之。真箇座下我門之鐔津大師也。深究家學之外。精於諸子百家之書。而恣思於文詩之間。無一不具矣。存也闇愚之狀。聞一失十。碌碌過隙。冉冉逐影耳。自意。漫費佛祖之茶飯。未得分寸之功。將如之何。故遁世林下。採薪汲水。任有任無。欲以老此身者。孤之願也。卒然狀起。

而契約於木石。賦之幽懷。七排一首。後先三詩。繕寫別箋。以呈覽之。乃是蕪穢之語。荆棘之言。復是十日菊花六日艾葉。徒取笑耳。庶幾座下。不棄不才。請容海涵之量。憐察喝正多謝。先說契約於木石者。未定蹤跡也。曾聞貴邦山水雅逸之勝。若有容膝而易安之屋廬。乞之周旋。如其距於座下。或二里一里。或三里五里之際。日以謁座下。而參聖賢之道。則雖饑餓無敢悔。起作倦鳥投林。困魚赴壑之狀。只此不腆。任所有以呈。非敢擬木瓜。聊表寸衷耳。叱留是祈。伏惟萬安。請玉眠食。

寄枕山大沼先生

貧道東請詢詢。風飄浪泊。歲月與久。朝參佛祖之禪。夕學聖賢之道。然而賦性僂劣。無所取也。曾伺先生之左右。二十余年。于今易過者日月也。難能者文詩也。但先生憐貧道。其意

諄諄然。末始有倦。以教諭之。以勸勉之。文若詩請。雌黃。則藻鑑以評之。華音以節之。加之許以作者之域。雖曰過稱。抑亦善舉人美者。大才君子之常態乎。辱蒙不棄之至此。亦惟乾竹絞汁耳。貧道拙作。願猶美女而損一目。壯士而無隻臂。又猶人之雨行也。披蓑而不載笠者也。終身勉勁。而不撓。則雙眼發明。兩手完存。戴笠披蓑。得爲縱橫底之人者乎。曾聞李翱之於藥山。韓愈之於大顛。永叔之於惟演。東坡之於參寥。皆是遊戲於方外之方外。而可謂同氣相應。同聲相求者也。願是先生。亦不以儒釋割鴻溝。且不以文雅嫌煩瀆。實憐其愚也。吁。貧道者。浮圖之無似。法門之無術。而不具蚊蟲之力。是故解印。遁身於洞中。與猿鶴棲。與麋鹿遊。放浪吟詠於山野之境。煙霞也。泉石也。芋栗也。桑麻也。平生以供翫味。有時觸興。述愚懷。則必以污電眸。請勿惜餘力。依舊節之評之。何



幸能過之。蓋以先生真我韓荊州也。請諒之乎。時維秋冷不勝激切。加餐之祈。

呈青松魯衷和尚

八月上浣。佛辰和尚。為尊師專使來。承聞獅子座下。聖體康寧。起居萬安。法令日行。毅然不撓。有餘力則看經灑掃無倦之狀。古百丈風。先藥山流也。戰慄恐懼。愧汗浹背。會有弊院擾雜之事。專使介紹。至而齟齬乖角之情。則已達之。猊下。顧不肖某。漫喫佛祖之飯。少無二柱之行。真箇飯袋子也。歟。慚慚愧愧。既已。目前見法門之傾頹。無扶起之力何哉。僧而非僧。俗而非俗。卻不能及中間底之人。一毛無所取也。於是乎。一日將搥弊院之退鼓。獨守空山。汲水採薪。種月耕雲。或臥樹下。或坐石上。悠悠乎。欲終此身也。暫弛負擔。留在靈隱。一月有餘。卒爾。述退休之情。數詩繕寫。以具電覽。唯意削正。得

蒙回示。幸之甚也。頃者。香花植福。歸依檀越。信男善女。朝去夕來。事實真諄。續續不斷。細細傾情。狐狸佛魔。一日大會。二人。黑田某石川某跪于衆前。忽脫地獄業。頓願天堂果。舉罪謝罪。嗚咽不已。呵之責之。非佛意也。故聽許焉。異口同音。勵聲竭力。推轂淨空焉。嗟吁時哉。獄卒念佛唱名。抱腹捫臍。乃發大笑。就中。梁王殿上。假以稱邑主矣縫掖諸史。召某。頻頻言之。不肖欲免。不可得也。九月望後一日。歸休于院。嗟吁。住與不住緣也。成與不成。天也。不可誣也。天也。緣也。玄之玄。妙之妙者。也。某非所了。乞垂之教。夙夜東嚮。焚香景慕。豈其無忘。戀戀之情。有彼一飯。鉅鹿之思耶。山野僻地。呈無佳物。唯有藜藿苜蓿而已。聊餘赤豆胡麻之類矣。欽以贈上。伏請放擲厨下。可謂一段之幸也。時維首冬。霜威日增加餐自玉。

與慈濟和尚

昨投山門。頓忘不敬。薄日深夜。茶話香談。旁及文詩。頗聞未聞之高說。遽然魂化蝶。而逍遙物外之靈境。沐浴山氣之翠嵐。飽喫煙霞。大洗肺腑。灑然而離俗累。乃有空生之坐巖畔。而值禪悅法喜之想也。朝來悠悠。而將拜別。法務有急。戴星下山。不能面晤。疎慢之罪。不可逃也。靜言思之。昔日北山文移。今爲貧道著作者乎。不翅猿鶴之失笑。又不脫泉石之怒號也。於戲。山靈亦復使貧道謫塵界者歟。可謂恥之恥矣。伏以。座下近况如何。日切瞻依。想必杖屨無恙。乘此瑞雪。發越奇韻。以詩其所詩。以文其所文。水山改觀。雪月爭光。乃與文詩。應相照嘆。終出門端。則應有剡溪灞橋之觀。還坐牀頭。則應有少林雪山之感。加之我祖深山雪夜草菴之好風景。亦不啻耶。詞賦也。歌行也。擊節唱和者何人也。緬望藍關。鞭馬不前。佇立而以西見連山波濤之勢焉耳。伏請願示一句半。

語。做顰而學焉。貧道左右蕭索。雖處人間。但以省緣謝俗爲要。聊有禪暇。則偈頌也。文詩也。平生所嗜。不過於此。比者中此惡寒。以病引病。加以腫焉。腫愈繼以風焉。風愈繼以痲焉。痲日益甚。頻繁服藥。不得其効。扶而將起。身如張弓。倚而將居。體如跛鼈。如斯病魔俗魔。交來而責貧道。不識宿昔。果何業報也。實可哀矣。頃者有一老尼。非於末山。非於鍊磨。老婆徹惻者也。相憐貧道。而施奇方之妙灸焉。一日一千箇。事期於七日。如諭而勤之。病根自燒却矣。快然。眠食復舊。請安高慮。願座下者。固雖無意於村里弊廬。應人之請。而依賴者。菩薩心也。夫沙門者。行菩薩行。豈欠苦海之濟度哉。乃以濟度之心見訪。亦是度生之一端歟。如其移金錫。先期使他買鳥開月下門。豈必驚池中鳥耶。其推敲之手段。月池之工夫。商量如何如何。所謂雖無太羹玄酒之味。然有芋栗菽麥之糝。

將無嫌之。擁爐接膝。相與笑話。亦有一段之趣矣。卒爾削簡牘。特馳小徒印。請勿斷企望。欽而待回教。仰而祈晴旻。時維寒威折綿。請玉起居。

與青松魯衷和尚

淑氣氤氳。都鄙皆春。燕鶯之聲。桃李之色。消息依稀。不墮二途。偏正回互。新豐之風備矣。伏惟金猊座下。寶壽益堅。福海彌深。喜慰不可言。唯仰南山而已。顧其教禪之暇。乘此佳興。發越奇韻。以具諦觀。而供翫味者。不卜而察之。其聲色之外。見聞之餘。偈頌也。文詩也。當有一段之妙趣矣。存也疾走以審起居。飽欲參伽陵之妙曲。但奈身無羽翼。竟不能奮飛也。於是進退狼狽。宛似雪山之寒苦鳥。嗟吁。心不得心者何也。昨秋舊疾餘毒仍未滌除。加之春來疥癬。發皮肉之間。自頭上及脚底。一身亦不自由。爬癢則寒熱交來往矣。當是時也。

對食而不能餐。倚牀而不能寐。病障俗累。相共紛集。而誰能愍之耶。病間馳侍僧佛印。欽謁左右。呈以親製乾柿半百。麥粉二帛。聊賀新正耳。頃者。永源書來。開緘而再四讀之。中有承尊意者。故往而及面晤。則尊慈之厚誼。言猶穿耳。希順教諭矣。干先靈隱居之拙作。遺落失忘。今乃錄以污清矚。一見按摩。而投爐內可也。餘容面叙。

與枕山大沼先生

春來未審起居安寧。時不待人。梅花落盡。櫻花開遍。墨河賞情。東台風致。如何如何。特擬敲月下門。得吏部一字。而法務絆身。獨不自由。以此爲恨耳。拙作別錄。不腆旁具。併以電覽一拂。幸也矣。我永祖云。參禪學道。可求正師。信哉此言。參學之於道也。果在於師之正與不正歟。將在於學之精與不精歟。譬之師也。如匠。生也。如木。縱雖良材。不遇良工。則其文章

未彰。縱雖散材。能遇好手。則乃功用可期。師生之遇與不遇。則如芥針之投合。亦復難哉。存也壯歲山川跋涉。敲知識之門。參教禪之道。痛喫棒頭。然未敢會自家風流也。雖然。心知教禪之法門。則終身之參學也。須臾不可離。可離非道也。旁於儒雅之風流。亦當學之。昔日文暢學於韓退之。惠勤學於蘇東坡。二師猶然。後世有譏二子者。譏者爭得及二子之學耶。古來聖賢之師。誰割儒釋。夫學釋則儒亦事釋。將學儒則釋亦事儒。儒而學儒。釋而學釋。唯一家言己耳。何共自小之也。儒固治國平天下之學也。釋亦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儒也釋也。於學何異焉。先生爲我將爲東坡歟。且爲退之歟。忠國師云。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吁。教也。禪也。何典非文字焉。文字豈有儒釋之異哉。然則儒亦何得外之矣。是故教禪之餘。頗嗜文字。作詩若文。然但學淺識陋。是以字句之間。不能

無病也。抑投良劑者。其唯先生乎。夫服藥而治與不治則病者之罪也。與藥而不除病。則醫師之咎也。先生者。文詩之正師也。其於文詩之玉石。瞥見分曉焉。學者之要。蓋在於得師之印證已矣。不得印證何以辨其好惡耶。欽待回教不宣。

與青龍一泉和尚

去歲之春。越在江府。時登高堂。辱接瓊筵。其炷香啜茗之間。將比斷臂悟道之真耶。無一語非少林之立旨。又比芝蘭玉樹之美耶。無一事非謝家之遺風。可謂盡世中世外之情狀也。面別之後。無日不思之。入春來欲速候新禧。然未得心。以爲嫌耳。於是特馳侍僧佛印。拜謁左右。呈以乾柿麥粉野味。叱存是祈。曾托盆蘭。今春花葉之狀如何。意者老葉生孫。新花發香。一叢應俱無恙矣。座下嘗言蘭之爲性也。不乾不濕。不暖不寒。養花恰如養人。真是格言也。貧道雖聞之言。未得

之意。不得之意則不知之性也。唯自憐吾愚己耳。座下之好手段。乃道人殷氏亦不可及也。養花有妙訣。養人有妙術。非翹花之與人於教禪之道。亦然。貧道當此花葉之際。欲往而觀之。而塵俗遮道。未敢能出也。何月可遂此情願耶。餘付面晤。

復普門良順和尚

百花一塵。三春一夢。老鶯忽去。新鵲已到。炷香兀兀。獨坐空牀。恍惚過居諸矣。禪房絕無半箇來人。庭堦日見長綠苔焉耳。豈意忽有剝啄之響。起啓衡門。則一个專使來。辱惠華簡。副以糊紙一刀。疊扇一握。而爲其視篆之披露。又以吳紹一卷。而爲其先公之遺意矣。存何人也。如斯腆覬。不知所當。然不拜之。則恐得不敬之罪也。勉強領之。感荷曷罄。於是潔指披緘。再四捧讀。諄諄厚誼之情。一言一感。一字一淚。竟日終

夜。猶如前席抵掌於一室。頓令人亡寂廣。且慰孤貧之情。快意憾腸。兩不可禁也。况教貧道。自今已往。作知己者。至誠何之福也。與其多言之小。不若一言之大也矣。伏惟座下法門之君子也。古風純密。學德兼備。不知甘露滅之即再生耶。果非時行之好和尚也。向者投龍門。幸例上堂之法會矣。願是最大之好緣也。仍值茶毗之大禮矣。可謂殊勝之宿緣也。在昔擬雪山之成正覺。跋河之轉法輪。不亦啻。信非小善根也。實得大善利也。苦苦之意。奚竭於尺一矣。僻地呈無微物。惟有西嶺之白雲。與南澗之流水而已。截之盛之。將以爲贈。如何。鈍刀以截不斷。漏器以盛不滿。何時得金刀與寶器。而以截之以盛之。雙指相携。呈去亦未可知也。欽布鄙懷。以復專使。請一覽後。按搓而唾棄之。

與聖巖惟雲和尚

向上高堂。清談數刻。品隲古今之典籍。殆勝讀許多奇書。仍見示高作。以擊節。以吟賞。則逼少陵真趣。可謂牙檣錦纜。歌扇舞筵之有遺韻。何啻起舞幽壑潛蛟。未見全豹。以爲慊耳。靜言思之。耳爲之一洗。心爲之一清。不能暫相忘也。伏惟。座下近狀如何。時維梅雨殘滴未乾。濕透琴牀。家傳妙曲。和者果何人也。弊廬岑寂。絕無半箇來人。教禪之餘。與二三之驅鳥。於松風澗水之下。或游觀。或朗吟。以爲平素之嬉娛。頃者。小徒相集。而築盆山。乞作之記。因作盆山記及山房獨樂記。以寫幽懷。又侍僧本翁。乞參學階梯序。聊偷禪暇。題序并詩。以與焉。拙作雖不足應人囑。是亦代一時長夏之眠食者也。別紙寫以呈覽。請施雌黃。得見回示。則何福過之矣。座下來訪有約。日既已久。恐其有愆乎。座下。如不來。我且行。卒爾削短筒。欽以俟起居。專待回教。不一不一。

與戶井田研齋

存再拜。呈書於大儒足下。蓋惟足下與存。素雖同鄉。少長異年。儒釋殊業。曾無半面之識。然而足下四方遊學之今。留此雄藩。日垂聖賢之教。旁及文詩。豈不樂乎。存亦諸方參禪。留滯東都。遂至此境。既聞足下大名。蚤晚欲伺門墻。仍未遂意。平素以爲慊矣。豈圖得足下來訪焉。喜意不可言也。起座四顧。枯木乍含回春之色。禪心亦帶衝天之氣。泉石禽蟲。皆發佳聲。清談之中。至於存也。小有文字之雅云者。則乾竹絞汗耳。存者不立字家之徒。而非有文字之能者也。然而興到。則作文若詩。亦唯彫蟲小伎。何足供大人君子之清囑哉。然以文詩之盟。及同鄉之舊誼。辱蒙支許之交。不亦啻矣。足下向言。教授之暇。文詩之佳作。寫以見寄。待之久矣。頃者存也有文詩之稿四五紙。皆一時禪餘之作也。雖無可見以呈。若有

可取。不惜雌黃。改竄回示。若不回示。則按撻投火可。當于削此拙簡之際。偶有來人。喫茶而語。余曰。夫昇平年久矣。已以文武而不見稱。又以德行而不見稱。豈不惜乎。黃河之水。一濁一清。天下之事。一治一亂。人誰不之思乎。我邦。上自王公鄉士。下至郡縣守令。皆有一成法。以畫之。於此。下者雖有才。能。而上者嘗不用之。上者雖有是非。而下者亦不議之。然則雖有經濟之術。如管晏者。亦無所施其才。又無攻城兵戰之虞。則而雖有將帥之才。如孫吳者。亦無所試其伎。是皆畫一法之所然也。將帥之才。經濟之術。斯二者於昇平中。能不脩練。則方兵之起。遂不能施智略也。且夫文國之經也。武國之緯也。非武不能治國。平天下也。非文不能施政。安人民也。然則文武國之基本也。不可不學也。不可不修也。今世之人。非以諂諛得登庸。則以收斂得登庸者也。至於正人君子。各以

文武。自勤自勵而已矣。其未見登庸焉。嗚呼。君臣不道。上下競利。比比皆是。余曰。其不然者。我邑之賢侯也。曾承聞於足下。文武該備。蘊藉和雅之狀。自起而請足下。足下固雖無應之心。再四之篤。不可辭也。將見侯之仁而乘義者耶。古曰。善爲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又曰。識臣莫若君。以是觀之。足下不厚於身而厚於侯者歟。侯不厚於身而厚於足下者歟。侯與足下。能盡君臣仁義之道。識臣者其將君乎。識君者將其臣乎。臣識君。君識臣。則果堯舜之大道者歟。余浮圖氏也。未受周孔之教。未聞堯舜之道。而言此事。亦未必知事而言者也。問答之際。日落天黑。興盡客亦去矣。倚牀嚶嚶。不知所白。

與大沼枕山先生

久矣。不奉面晤。夙夜雖切企望。一身無翼。山川懸隔。奈此意

何。緬惟先生。筆硯精良。而雖中時艱。所樂所適。別有一天。而文其文。詩其詩。彼回琴點瑟。以調世外之情。而與物優優也。承聞先生。頃竭力於文章。宜哉。文經國之大器也。儒家之本分也。不可欠也。然而世之是非得失。喜怒哀樂。皆非文章。則不可遐傳也。一時刻成。則行于世固無論耳。乃爲天下之嘉珍。國家之巨益。盛衰之明鑑者。必也存矣。嗟吁如存也者。雖云佛子。多違佛制。慚慚愧愧。於是自覺先非之悔。以改前日之愆。而薰濡於千佛萬祖之教禪。旁迄周孔之學術。晉漢之文詩。將勤而精進矣。自今教禪之余力。將專學文章焉。請垂一段之示諭矣。吾子居於幽僻。而雖乏鉅公偉人之交接。然亦有泉石煙霞之雅趣。蓋天之賜也。松風澗水。乃我無絃之絲桐也。時乘興。自擊節。自唱和。文或詩。以寫之情狀。獨具遊觀之樂。希新文稿。及舊詩稿。併以攻竄。而賜批評。何幸加之。

欽待回教。時雖近中元。而涼冷殊甚。山家晨夕加綿。請宜自玉。祈禱。

雖盆山記

昔人。以王佐才。比佳山水。然則佳山水也。王佐才也。併以成之美者。果何人也。其山水之勝。天地之秀。皆自然之勢也。朝霞暮靄。雨奇晴好。晦明變化。山水之勝槩也。文詩將言其趣。而筆力不足。畫圖將摸其形。而胸中無墨。與非其王佐才。孰能得山水之形趣。而經營焉哉。比者有山中二童子。度爲驅鳥。一名石丈。一名補天。一日二子。誦讀之餘。築小盆山。周廻僅尺余。低昂稱之。頗成山水之形趣。童子固雖無王佐才。而山中之遊觀。慣以成之者耶。將其胸中有王佐才。而現出佳山水者耶。夫山有向背。水有淺深。峰巒突兀。溪澗迤邐。青松之鬱鬱。綠竹之猗猗。屋廬之欹斜。逕路之盤紆。一邱一壑。遠



近殊勢。衆美盡具。殆足眩人之目。有溪過溪有橋。有村訪村有阪。豆人寸馬。陸續而來往焉。或有樵夫之負薪而歸。或有漁叟之垂釣而坐。樹木也。瓦石也。皆以所棄之物。而營造焉。千態萬貌。細不可言也。於戲有力之仙人。挾彼飛來峯。遐越空溟。置之我几案之前者耶。將飛來峰之獨能羽化。而飛來者耶。將我生平愛佳山水之故。天使童子。作斯佳山水。相嬉心目者耶。少焉童子來。徵余記。此事雖小。可以喻大。余與童子。得此趣。以供長夏之幽事。拍手一笑爲樂。走筆爲記其概略云。

山房獨樂記

靈隱平素。焚香趺坐。獨脩教禪。纔有微暇。則作文若詩。心眼困倦。則詠花若月。杖藜緩步。俛仰山水。水流而滾滾然。山聳而悠悠然。水得山而始知水之幽。山得水而始知山之靜。山

水相須。而後知靜者愈靜。幽者愈幽。於是乎。靜中幽裡。能恣於情之所適矣。春至則有花鳥之聲色。秋至則有桂月之香影。可謂偏正回互之妙者也。炎雲冰雪四時之景。瞬息之際。轉轉交謝。騰騰競來。掠人耳目。時光如箭。誰不歎之哉矣。惟此靜中之山。幽裏之水。斯二者具左右。以水則我將爲智者之友。以山則我將爲仁者之友。得之心。而能獨樂。獨樂而畢生不敢改也。天童長翁曰。勿住城邑聚落。常居深山幽谷。可接一箇半箇。然則我此山房幽邃之居。豈亦適祖師之意者歟。更有一段之翫味。誰人來而喫了去。夫嶺頭之松。風過之則淅淅乎。琴瑟之聲矣。淇上之竹。雨灑之則淒淒乎。環佩之響矣。南澗之水石觸之。則蛟龍之吟矣。西嶂之月雲磨之。則玲瓏乎。寶鏡之光矣。草樹之色。露染之。則馥郁乎。麝臍之香矣。猿鶴之情神適之。則優遊乎。蹈舞之娛矣。以余觀之。事皆

有法。乃皆歸於第一義諦。結足結手。悠悠兀兀。倚牀一默。默中之樂。默中之味。此味能獨味焉。此樂能獨樂焉。不知他復。有何以而可代此樂也。能味山水之味。能樂山水之樂。合之命曰山房獨樂。

與本翁長老序并詩

范文正公。送圓悟禪師之雲游。以詩曰。觀水直觀滄海之闊。登山須登泰山之巔。抑此兩句。子其見之如何。泰山也。滄海也。深而深矣。高而高矣。雖然登泰山之高巔。先自一步始。一步有始。則千山之外。亦當揮手而行。何唯泰山之云乎。觀滄海之深濶。先自一勺始。一勺有始。則四海之外。亦當傾心而汲。何唯滄海之云乎。然而雖曰海山廣漠。皆在天壤之間者也。可登可登。可觀可觀。豈何難之有哉。夫我釋氏法門。龍宮經卷。祖室公案。其深無涯。其高無上。然學之有階級。從初地

而有至十地者。從十地而有至初地者。子今欲學道。先須從初地。學則初地也。禪則十地也。抑古來向上之祖師。皆與儒家不入。則必與教家入。其未投禪門已前。內外之典籍。盡通曉。而後投入禪定之域。其不然者。百千人之中。唯碓房禪師一人而已矣。我永平祖。七歲而讀李嶠百詠。十三歲而讀論孟左史。而後上叡嶽。閱大藏。可見能見。可聞能聞。可取能取。可棄能棄。而後參謁于大宋天童淨師。前後六年。純一修禪。兀兀乎竭力。孜孜乎勵精。了開頂門之活眼睛。還于皇朝。舉揚佛祖之大乘禪焉。子之與我佛祖永平之的嗣也。豈慕先聖之蹤。參禪參學。及諸子百家之書。亦將學之乎。近世稱大禪巨師者。與驅烏之始。不多解讀書。長而未知六年端坐。及九年面壁之所由來。妄談涅槃妙心。或不立文字。以爲口實。誤誑後學。擯棄聖教。徒認魚目。而作眼睛。相互異見鋒起。

宛如慢心狂氣者也。彼徒之輩。譬猶水火於人。不溺水。則必投火。不投火。則必溺水。又盲者之如爭黑白。孰白孰黑。終不分黑白者也。芙蓉楷祖所謂。拈槌豎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云者。今之禪者乎矣。子須能參見於參學之學。子須能參究於參禪之禪。然則。觀了登過於滄海泰山之天外之天云。亦可矣乎。而後。倣佛祖純密之真風。大接龍象。說示不立文字。涅槃妙心之玄教。亦未遲也。予別有所感。爲子賦此一詞。

子也離世念。子也脫世塵。請試聽予語。至誠爲具陳。讀書破萬卷。書中自有神。修禪了一默。禪外自有親。竭力須挺出。餘光德照隣。子不見。世運衰兵起。城廓廢物新。季咸又管輅。猶未知星辰。韋賢范叔士。遁漢仍避秦。子夏原憲徒。皆甘索居貧。才傑不登用。蚤晚人還淳。又不

見。寶塔倒臺破。象龍半潛身。持國須廣目。馱經仰蒼旻。飲光多聞屬。護法據要津。船子懶讚輩。包鉢學隱倫。今猶唐代末。小臣遠大臣。譏諛得志初。有人或無人。時哉鸞鳳伏。誰泣向麒麟。嗟吁子勉旃。必勿污衣巾。嗟吁余老矣。何日見堯春。

本師佛來及老和尚忌日祭文

南閩浮洲。大日本國。武藏國。比企郡。上唐子邑。大高山。淨空禪院。住職。小子道存。今月今日。明治九年丙子二月二十五日正當二十年忌即大陰曆二月朔日恭惟。相值本師東京澁谷。大慈悲山。長谷禪寺。二十三世。上佛下來老和尚。二十年諱景。因辨備香華燈燭時。饒之饌。欽請法盟道誼清衆。同詣影前。連宿眞讀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並普門品。及諷演佛頂尊勝陀羅尼。并大悲心陀羅尼。所集殊勳。預縮二十三年令辰。以脩供養之儀者也。雖然

有此舉。更得保餘齡。余五十一歲自今每歲。忌日。誓供經咒。謹膳之奠。以奉報法乳之深恩。仰願真慈。俯垂照鑒。敢昭告以斯文。文曰。

嗚呼。光陰倏忽。過於逝川。我師一去。杳兮無旋。本月今日。正當廿年。熟觀今昔。音容猶全。花間之月。雲際之鵬。西嶺之雪。夕陽之蟬。四時景物。猶在目前。而今使我得此清使。即妙之妙。且玄之玄。相見了了。何隔二天。至誠師。是賢之大賢。爲法忘身。爲人讓先。真俗不二。細大不捐。此故王臣貴嬪。求法聯蹠。龍子鳳雛。問道參研。前三後三。說正說偏。呵非呵是。打倒打顛。所歸中道。實相與圓。就中不肖。獨合機緣。多子塔上面。傳正傳時。示存曰。勉旃。勉旃。佛祖大道。其直如弦。須慕先德。高仰竺乾。拈華得髓。一默了然。又曰。縱有佛祖萬卷遺編。應病施藥。唯要其痊。抑是最後一着。歸禪事不獲已。便涉言宣。

石固石也。豈可比輒。馬是馬也。豈可爲船。烏自烏也。豈可言鳶。須是此道。得魚忘筌。懇切切。忝蒙真詮。中外消息。有實有權。難下猗伸。感涕流連。舞筆綴文。何陳半邊。師誠世中之白足仙。師實泥中之白華蓮。光前絕後。無人齊肩。舉其一二。以該百千。茲逢忌景。欽設齋筵。雖珍饌以無供奉。證罄誠罄力。勗增爾虔。高擎心事。無字篆烟。嗚乎。我師冀垂哀憐。

與雙林雲外師

久矣不問尊候。座下萬福也否。不慧修學說教。片時不怠。且七宗小教院。設立以還。殆無寸隙之暇。院中僧侶。凡半千指。同道協和。切磋琢磨。汲汲孳孳矣。明教大師曰。存心乎善。則善類應之。存心乎惡。則惡類應之。善哉。吾院中之人。皆無非善類也。請誠之耶。承聞中教院施設之條件。其不體裁。不可勝言。此故唯存之輩。傍觀而不敢問之是非。只其所嗟嘆時。

艱多。轆軻法門。今將倒扶之。其有誰。若無其人。則不慧之輩。與法死亡而已矣。師其言之如何。嗚呼。存愚。欲之如何。亦難如何。唯仰天空哭耳。頃朋從遠方。贈此二筐。轉以呈上。叱留幸也。今夏炎暑極酷。皆云十年以來所無。請安眠食。不悉。

辭鑒督表

昨廿五日。郵使來至。拜披捧讀。大任之職。非愚之任也。請開活眼。照徹愚心。嗚呼。其職不當其器。則其法其事不行。不行則有名而如無實。然則他果言之有名無實矣。只所冀。能撰其人。欲爲其任。不然則恐不能教法大施敷。嚮云。大任之職。小人之所不能也。夫能監察彼糾督此。而得其人。則法亦盛行。人亦服歸焉。唯如不慧有一二之依賴。則應其機耳。於茲奉還印箋。請笑而恕乎。

寄禪光如寬四子

不慧道存。淺學陋識。百雖無所取。然諸子之請求。至誠以不得止故。強講了二經矣。頃者聞於改一六之講日。而替日曜之日之狀。雖未詳其所由意。爲學校休日故乎。果然則事非正意也。夫爲參學次序。先內典。後外典。是釋子本分也。今僧反是。學外事之日衆多。參內事之日鮮少。是有先後內外之違。豈錯之錯哉。古云。知其先後。則近道。其之謂與。百丈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然而飽食其食。不作其作。則不啻使佛祖辱已。竟敗壞家道也者耶。嚮言。學識淺陋。此故專覽佛經祖訓。日以古教照心。有其微暇。則雖見周孔之遺書。及洋教之重譯。猶未知其底蘊。而况於佛祖深淵乎。誤講佛經。不覺汗流。罪犯彌天。無容身地。抑如瀉山警策。使疲馬策之進。使懦夫警之寤。懦夫也。疲馬也。非是不慧。而其言阿誰。於茲乎實下。苟難易也。絕後甦來。異日商量。不乙。

上 枕山大沼先生足下

物換星移。春風浩蕩。轉眄之間。已過半春。伏以先生筆硯精良。萬安多幸。日不堪瞻。依焉。顧門下之群才。無緇無素。問文詩者。學經典者。陸續不斷。屢滿戶外。實一代之師表。無與先生盛者。今海內之人士。無長無少。知與不知。莫不相共鑽仰。以徬慕也。如存之輩。自壯歲而雖辱附驥。未能致千里。徒忸怩耳。然未敢見棄。何其惜之厚也。嗟呼。光陰如箭。人生如夢。時不待人。與水奔流。不暫相止。年景難換。學術未成。可勝言乎。先生應酬之暇。爲存廢半日之業。而刪了舊新文詩。加以批評。則所謂點鐵爲金者。而得被回示。歡天喜地。何賜加之。何賜加之。舉踵埃焉。楮金一封。聊表新社之賀。欽以贈上。笑留是祈。餘付拜趨。忽忽不一。

夢枕山翁記

明治庚午之春。正月二日。禪誦之餘。挑燈倚爐。夜將三鼓。春寒料峭。清徹胸襟。於是吟杜甫夢李白之詩。偶然就睡。睡中與枕山翁邂逅於几案之間。小徒丈天之二童子。一石丈字雲巖。一補天字禪國。互來煮茗溫酒焉。其際相與逍遙優樂。或談教禪。或評文詩。或論古今。其快不可言。趣亦無窮。有頃翁曰。我今爲時之宰相。欲選和尙使住名利。余則恐愕而不能答。忘前失後。意將如何。忽聞鯨魚之吼。恍惚而開眼。則夢也。便按翁示余之詩。俗態雲千變。浮榮黍一炊。之二句。頗覺有風致。是亦夢中之遊夢也。童子側臥聽余寤。卒然起來而曰。師之與翁。儒釋異家。何故如此思之深也。曾聞之於慈親。曰。聖人者無夢。果爲然乎。余曰。但知聖人之無夢。未知聖人之有夢。得可聞乎。夫聖人之夢。夢而不夢。不夢而夢。是夢之爲夢。果所以有之兆者也。丁固夢松。徒爲司徒。王濬夢刀。轉遷益州。其夢而非夢。

者。彼二人者。夢之不違。果在其人歟。况於聖人乎。蓋余之與翁。同於文詩之夢。三十年如一日也。雖過以夢言夢。而夢之夢。未夢之覺。果其夢也。所謂處世若大夢。豈非然乎。夢中能覺於夢之覺。覺中而能夢於覺之夢。夢之與覺。貫於晝夜。亘於天地。乃夢之所以爲夢也。覺之所以爲覺也。從初以夢相與合於夢。以覺相與合於覺。故夢而不爲夢。覺而不爲覺。古曰如水之浮月。月之浮水。以余觀之。水則夢也。月則覺也。覺則月之在於水者。夢則水之在於月者。水月一致。夢覺一般。然則別無水月毫釐之差。何有儒釋鴻溝之隔焉哉。夢之與覺。月之與水。余之與翁。一心相通。兩鏡相照。同氣相應者也。總而容之。我大圓鏡鏡中。雖接四夷八蠻。森羅萬象。均無滯礙。形影相對。毫不相違。如於水之與水。如於月之與月。如於夢之與夢。如於覺之與覺。又何有儒釋之異哉。余與童子

喫茶。笑而書之。既而天將曉。逼上堂。當俟他時。與翁晤噪語證之。

賀良順和尚住青松序

形於上而至明者。天之日月也。形於下而至鑑者。地之川瀆也。形於中而至寶者。人之道德也。然而形於天之日月者。有時而蝕。有時而虧。形於地之川瀆者。有時而濁。有時而昧。形於人之名位者。有時而顯。有時而晦。然則日月川瀆名位亦未足於至明至鑑至寶乎。以是觀之。其三之外。爲至明至鑑至寶者。唯此心身耳。夫心正身脩。而爲於無爲之爲。行於無功之功。無亦大矣。唯是以真實真施於無上之天。無邊之地。無數之人。則迄四海八蠻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之無盡藏。皆無不感者也。是以爲之至明至鑑至寶。亦其可乎。恭惟座下乃其人也。以至明之眼目。而能明了天下之事。以至鑑之識

見。而能鑑察地上之物。以至寶之餘光。而能照破人間之外。爲之神會之王三昧。以寥寥乎修此道施此德者也。况於心身行之精鍊素無論耳。初住萬慶。徙住普門。轉住今之青松。各一方之巨刹。可謂龍天之推轂也。可謂龍天之推轂也。非龍天之推轂則爭如何一人而載三天。豈非難乎。青松名藍中之名藍也。雖然以座下觀之。亦猶英特云打其仕止於一州之刺史。不得將與相耳。然以餘觀之。青松名藍之古道場也。歷代之師師皆龍蟠鳳逸。而莫不各大其聲光。是故諸大臣歸崇。而作香花植福之場。前幕府以朱璽假賜錄司及良田。今又及王室不變其官其田。宜哉其人而住其山。則山益榮。山益榮則法益盛。法益盛則何唯我輩之幸而已。護法之龍天聯法之佛祖。亦復踊躍歡喜。不啻焉矣。嗟吁。近世禪林之弊窮矣。今之僧者。驅鳥之始。不學文字。不問禪路。不就

明師。競投闇證。不投闇證。必投默照。不投默照。必迷中路。茫乎失西東。如無道之可據。而傳聞一字不說。及不立文字。以爲口實。傲然自稱大善知識。僥倖萬一。則應群侯之請。而住寶山。換衲衣於錦繡。張勢位於四方。信口亂道。佛祖之禪。是。不知慚愧者也。顧其古來向上之禪祖師。始學教乘。及諸子百家之書。夙夜孜孜乎勵精。屹屹乎竭力。內外之墳典。盡通曉。而後參大乘禪。親握金剛寶劍。高揚西來直指標幟。大闢法門。均接龍象。文字縱橫。宗說自在。或對教家。則談三乘。十二分等之要路。或對道術。則論一粟世界半鑑山川之妙訣。或對儒人。則說五典三墳聖賢群籍之精微焉。蓋我佛之法。遠在於唐虞三代之先。行於乾土天神地祇國王宰宦波羅門等。皆與歸仰。雖云附庸小國。無有鋒鏑之憂。逮後漢明皇帝。便遺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於西天。尋問佛法。遇見



摩騰竺法蘭等。請求佛法。相與契券。至於維邑。帝大悅而加賞。接建精舍於維中。請諸經之翻譯矣。先是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不知。可問西域胡人。問之於蘭。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然。此灰是也。朔言有徵。蘭言偕信下。而逮梁武帝。達摩西來。帝問法於達摩。上從聖主賢臣。下迄士農工商。尊信佛法。如孝子之事父母。如忠臣之奉君王。逮唐有韓愈。逮宋有歐陽修。謗佛尤甚者也。愈制佛骨表。陽制本論。共欲斥佛法。皆一時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言也。柳宗元之於文暢。樂天之於如滿。范文之於秘演。歐陽之於鐔津。東坡之於佛印。各有膠漆之交。儒之與佛。雖云有二道。其本蓋一也。縱有小異。而法之與法。不得相違也。韓愈書曰。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又曰。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又曰。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云云。東坡。

歐陽。范文。樂天。韓愈。柳元。各一代之大宗也。猶尙如此。但如韓歐始背終歸者也。韓愈之言大顛。歐陽之言鐔津。可知耳。以下宋明之鴻儒。素無長短之論。儒釋斷金水魚不啻矣。至於本朝。上從皇帝。下迄四庶。無不恭仰佛法者也。我豐聰皇太子。制勅撰憲章法律也。能察人之是非。以觀世之得失。言發神明之秘。理窮天人之際。顧人世之平與不平。以說三教一致之旨。實非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蓋惟行王業於萬古。安庶民於悠久。均欲使無亂臣賊子之憂者也。憲法之行于世。一千二百餘年。可謂金石維固。日月維明矣。今也兵劫時至。世移人換。我法將滅。座下其如之何。座下固有至明至鑑。至寶之機用。彼如佛印。鐔津。秘演。如滿。大顛。文暢。及上乘之祖師。馬鳴。龍樹等。外接諸儒。內扶參徒。旁說神巫。外道之屬。再興法門。救禪風之弊。實其時也。以今興我法。將如

何宜傲唐時會昌之際乎。挫彼三武之徒。以眎日月川瀆名位和光。均接至明至鑑至寶之同中。更緣飾一段之家風。豈啻今日之福耳。天下萬世之幸也。時艱之際不以頌。而以管見持論賀之。如此。

與聖岩惟雲和尚書

春來沍寒鶯未至。柳眼眠而未起。梅唇未而開。緬想座下。當此時。詩禪動靜無恙耶。將賀春禧兼參禪詩。三冬病魔寸不離身。頃者雖少散卻。未全快然。雖然魚鳴響。則升法堂。鼓擊發。則降食堂。或炷香而觀法。或對書而照心。兀兀乎過駒隙焉耳。不圖人日天降雪焉。淇園之竹。敦折腰之態。賀蘭之松。具凌雲之勢。坐聞鳳竹之鳴聲。起見龍松之秀色。彼按香巖之禪安石之詩。乃有少林雪山剡溪瀾橋之想焉。又別存謝家之風致矣。少焉下牀四顧。農夫相與喜於野。蠶婦相與慶

於庭。商賈相與并於場。憂者以喜。寒者以暖。病者以愈。一時相從歌之。歌曰。雪紛紛兮霰昏昏。歷山之禾兮岐山之麥。桑麻熟兮菽粟登。若天不降此雪。此霰。則無菽麥桑禾。無菽麥桑禾。則天下之蒼生。何以得爲襦爲食乎。又有一老農來告余曰。新年三日萬象靜謐。而無烟雲一點之翳。五日六日微風蕭蕭乎不鳴條。而能濕塊。今日亦何等福。天賜如斯之瑞雪。田野山川。皆均種玉鋪銀。豈非大豐之占哉。夫雖僧也。亦不是思焉乎。無麻無粟。將其口體如何。將其有意應爲歌之。於是余便和謝氏之三韻。曰。曾較精菹未全似。况也柳絮閑。摸擬只比此雪豐稔。起賦此以譽。老人相與發一笑焉。蓋我輩亦天下一物也。庶幾天下均平。國家安寧。桑麻菽麥一齊豐饒。而欲無憂者寒者病者耳。又別有所感。中此時艱之際。人各異法。賤古貴今。愚彼賢我。雖有先王之法。唯私意紛更。

或崇神而蔑佛。或遠儒而近洋。或慮利而害仁。只恣己之所欲。不肯信古道。是亦棄本而走末者也。皇太子勅撰曰。三教鼎立。然則各其道一。而無彼我。共歌海晏河清。以和樂者。孤之願也。不啻雪之祥穀之兆矣。老人不能答而去矣。今書此事以詢座下。是亦一時之遊戲。而發我狂焉耳。想亦座下住山之境。雪花堆中。巖樹水竹玲瓏乎。皆生色發奇。座下之襲禪詩者也。乃適意之處。與世人如小愚者。素殊其趣。異其觀。果有絹黃幼婦之詞。請示一斑焉。今奉些些物件品二物。聊表寸誼。叱存多幸。因願二月一日爲先師忌日。將供蔬果之微饌。其一日前。枉駕於草廬。以得焚沈水舉寶偈。則先師及小子之望願。可謂足矣。古聖曰。一請一來。百度千度。亦復如是。座下亦無彼應供之慈悲心耶。伏請一來。稽首拜白。

寄青松良順和尚書

春寒料峭。雨雪再會。山房枯坐。未見鶯花。恭惟座下聖體康寧。欣慶何加。小人三冬以來。有疝痛患狀。若跛蹇然。捨本上座。乃不能起。唯自憐自憂耳。頃者些暖。病少除卻。每聞鐘鼓禮佛喫飯。請安高慮焉。偶有來人曰。雖云小院小地。大人住之。則稱之大刹大院。雖云大院大地。小人住之。則言之小刹小院。豈其然乎。大人者住大刹。小人者住小院。豈其天之道哉。所謂鷓鴣安身於一枝。鳳凰翔千仞之上。萬物各應其分者也。以此觀之。座下者鳳凰也。大人也。大人而住大刹。實天理之所使然。固不誣也。大刹而大人住。則大家群集。大議一決。大法繁興。大道行令。小人俗子不能窺於其藩籬也。但其來者。縫掖之諸士。龍象之參徒。日塞門庭。片時應接之暇。寸不可有。雖然。應機接物。臨時放曠。別有一段之風趣矣。昨秋謁於籌室。珍饌之美。加以清談雅論之味。未敢能忘之於情。

想。但留坐之久。取侍者之惡。未可知罪也。其際制賀座下住山之序。未遑淨書。少埃遲焉。親製乾柿半百楮金一方。聊表寸衷。以賀春禧。此存幸也。自茲旬月。病得全瘥。走拜紫眉。將參禪話。企踵俟之。時維寒溫未定。請玉寢食。祈禱祈禱。

與瑠璫光培心和尙書

昨秋都下滯淹之日。屢登山門。茗菓厚志之餘。未謝萬一。以爲愧焉。拜別之後。抱痾途程。被扶籃輿。歸山服藥十日。而漸愈矣。又遭牽世紛。病俗交來。惱於貧道何等惡因也。頃者諸累漸解。請安尊意焉。以座下。內修教禪。外接檀越。法務無倦之狀。可以想焉。春來欲疾走賀新社。身處僻地。而乏紀綱之人。未能步。因循餞送日。豈爲素懷耶。今者託驛使。送乾柿一筐。聊表微意。以候起居。此存幸也。何日借彼鶴背。到於公之華表。以盡古今同異之法話。亦未可知也。春寒保畜爲最。

寄前大雲惠仙老漢書

本月七日。雲游之僧。白道敲山房。乞投宿。夜參次序。問何處去。曰。往于信州。而欲參和尚。不知其人有何奇特。曰。和尚教禪不二之人。而提起學人。實老婆心徹。惻者也。余意信中山高水長。自古及今。善知識之不斷。以所之者出壤之所使然乎。將龍天護法之所推轂乎。又問老漢之安否。曰。審於老漢。住不退天施。接于水雲。多少之龍象。毅然而未撓之狀。則有死渴蘇生之想。卒然振衣走而欲拜音容。脚如蹇驢。而欲問禪機。身無羽翼。其心不得心。罪過歸於一身耳。余素寡德。頑愚而乏半個。一個之人。唯夙夜一二之與。驅鳥打磬。鳴魚。進前燒香。退後喫飯。教禪之外。對諸子百家之書。古教照心。純一無雜。不慙無倦也。請擲萬慮焉。嚮之戊辰之秋。馳小徒佛印。告退休之狀。至其季秋。歸依之檀信。頻頻相會。強而勸再

住山。揮手固辭。敢不聞焉。更自邑主侯。又言之不得止。而再住此山。山富米鹽薪水。殿堂門宇。盡備如小人。余之者久住。此山非分之攸宜也。而恐法寶之法。且損德掠之德者歟。日思請於法器之人。芟荆棘開叢林。孤之願也。老漢云爲之如何。嗟呼。今也時艱之際。佛法已將墜地。余之至愚。支之無蚊。之微力。袖手而見之焉耳。其唐時之會昌。則今時也。天下之衲子。誰能挫彼三武之徒耶。余每思之。哭泣而展轉焉。打地仰天。唯思船子。蜆子。夾山。懶讚之蹤。躅而已矣。今表寸衷。欲呈左右。何遜之梅未開。陶潛之柳未舒。何以爲慰老漢之意乎哉。案中驅鳥來曰。以親製之乾柿奉呈可乎。乃頒一筐。叱存多幸多幸。書及筐達向之。與白道一讀焉。一味焉。一笑焉。可謂幸之幸也。時維春寒。保護聖體。請安眠食。天將及曙。僧亦告別。情緒萬萬。草書不遑。卒忽收筆而瞻望。縷縷未敢

盡。再拜

與瑠璃光培心和尙

謹奉短簡。以俟左右。座下當此之時。令動靜無恙之狀。不卜而察之矣。向之枉駕見訪。弊廬辱賜楮皮沉水。皆非僻邑之有也。香以供養佛祖。紙以供傳遞音信。厚誼之情。何以盡之。住山以來。如座下者。未見半箇過人。幸不嫌踈壁。俱同被底。穿夜話。續晨一笑一感。蹈舞相忘。吐露二十有餘年之鬱積。座下其想我狂矣乎。於戲。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座下也。且擬寒山詩之作。被命書贈。未得筆墨之良。請少竢遲焉。分携之後。躍登龍門。雖欲多謝。烏兔駿駿。旣近窮陰。殊如座下之所見。千里之外。偶有慈母之越在。雖云斷愛剃髮。骨肉未離。難忘則親子之情也。兒子不省老親見問。夙夜謝恩謝罪。世間之愚。無過於我者。然惟孝之一字。未敢忘也。梵網戒經曰。

孝順者至道之法也。名孝爲戒。夫雖至道未成。然豈可缺孝哉。大雅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是以事親亦不宜乎。夙興夜寐。以伺茶湯之冷暖及粥飯之剛弱。聊以萬分之一。欲報恩儀。除之外。別無些事耳。杜少陵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我曰。此生一別再逢稀。實慈母者。今歲七十有一。可謂桑榆之殘景。朝不慮夕。時阻屏窺影而歎之。座下亦無老慈母耶。座下亦復不念之乎。我今不忍釋手。故以侍僧本翁。而伺座下之起居。貪道本來無物。惟有嶺後之松與門外之竹耳。雖無呈物。請宥恕焉。春來速走。而以可謝萬一。時寒自愛。

與內省杉本國手

面別已往。既十有餘年矣。易過者歲月也。難會者朋友也。今也異鄉遠隔。何時得對語。亦應曠日焉。嘗俱言詩之序。足下寫懷一律。今猶在耳。凡禽幸免樊籠之苦。鴛馬豈逢金絡之

榮。觸事而時嘯吟。幾見有藏美藏才之想矣。古人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未審足下近狀如何。昨冬慈母越在弊房。於是乎。承聞足下。向應君侯之請。果知足下固非鴛馬。凡禽之徒。真箇良馬也。良禽也。愈隱愈見之謂亦是也。起仰北斗。祝大祝。曾聞冀之野。多馬群。伯樂一顧。則價十倍。以此言之。則君侯者爲足下伯樂也。足下者爲君侯良馬也。良馬之能果能伯樂知之。雖云良馬。然伯樂不顧。則誰得知良馬之爲良馬耶。良馬而有良能者。見機而接軍。破敵能令將帥作之進退也。良醫而有良才者。目擊而察病。施藥能令病者得之快活也。蓋兼備於良醫之才與良馬之能者。天下之國手也。稱天下之國手者。獨於足下乎。醫書曰。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脈而知之謂之巧。工與巧者。足下之斷而所不取。神與聖者。足下之常而所相用。所謂足下

若則良馬之良馬。國手之國手也。何管七還九轉之法。及千里一日之功。抑壽民壽國之方。幾秘在胸中。今其不施仁藥。則國民舉而將死。巨壑棄之。而不顧者。豈其不仁哉。偶得一貼之藥。而以欲救天下之國民矣。足下亦復不思之乎。余日雖患之。宛如引一髮之千鈞。頃者感歎之餘。拙作之有數首。別紙呈覽。請病與疵。以舊誼之好。而治療焉。勿敢示人。不是荆棘污穢之言耳。恐有引於視聽之憂而已矣。九華老人無恙也否。布納不敢忘高誼之情。當今殺簡。以欲伺候。無奈過鴈不暫留。草書無遑。足下若有應酬。請致念焉。今且慈母促歸太急。臨楮戀戀之情。萬不盡一。時維春寒。保畜爲最。

與禪光山補四子

頃蒙來儀。不堪欣抃。講經之難。概盡先書。慙慙愧愧。不可勝言。嗟呼。苟哉存之至愚。譬如覆器不能受水。敗器不得納物。

穢品不可用他。何當有器之完。而且清淨而可作用。自今日夜。勵精竭力。若不成今生。則必成來生。來生若不成。則誓不再來。專修三摩地。而觀如來藏。彼只侍龍華曉。而同道唱和。是不慧一片赤心也。欽謝來意。縷縷不宣。

送木村良實之東京序

奧州保科侯之舊臣。木村某。敲余之山房而乞投宿焉。茗話之次。問其山川風土。乃知其人朴淳之狀。某太息曰。世移物變。仁義之道日衰。嗜欲之情月盛。雖然。余將驅彼嗜欲之者。入之仁義之塗。而令浴於先聖之化也。余曰。子欲驅嗜欲之者。入之仁義之塗。宜先誠意。誠意者。仁義之原也。今之人多無誠意。而求仁義。亦猶無其源而欲其末之流。且遠也。自誠意而道德。自道德而仁義。其有序次如此。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易曰。和順道德而理於義。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仁游於義。老子曰。道而後德。德而後仁。仁而後義。豈其不之思耶。儒生斥老子說。以爲聖人之道。是亦不思之甚者也。老子所謂。道以開通天地。德以化育萬物。仁以惠愛庶民。義以相與苦樂。豈異於聖人之意哉。我佛氏之道。至神至妙。至于源則豈又異於聖人之意哉。韓愈作原道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此其考經不精。特失本末始終者也。或曰。韓子原道之說。先仁義而次道德者。蓋專人事而欲別異於佛老。虛無之道德耳。余曰。然而欲別異於佛老之道。德。是亦問其末而不知其源者也。夫虛無者爲易之大本。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太極無極也。以其陰陽無極。爲之道德。虛無。聖儒之教。雖名於仁義道德。爲其實道德。生於誠意。誠意。天之道。天乃理而說之者爲易。易爲儒之大經。不明於易而謂之儒。吾不信也。聖人作易以辨明於天道人事。而虛無者最爲其

元。虛無之道。能作十翼六十四卦。是伏羲文王孔子治易。九聖人之大道也。方今臨別。略舉道德仁義之說。乃以爲贈子。滯東京之日。去咨之熙堂叟。叟乃今代之儒宗也。其道德仁義之次序。非非是是。以有論定之也歟。

與龔慎甫

存再拜白。向辱惠賜尊文。卷舒數回。不忍釋手。熟讀至感至服。三四細讀。脉絡貫通。首尾完存。譬猶玉連環及常山蛇也。蓋學似韓蘇深得力者。而又兼摭諸名家之精液。以出自腕底。則汗浹背而已矣。然而余生小國僻地。性本暗愚。不顧其分。以和學漢可謂大漢之望雲梯者也。雖然以韓蘇之大家。及諸名家而比擬者。少有其趣也耶。余能其所未知也。古曰知音更在青山外。此語果不可誣也。昨從故山促駕索杖來。往以十六日爲期。若得所約尊文及贊序等合賜。則當有不



知蹈舞之思也。預期再會。在干十月初旬。忽々不宣。

與龔慎甫

貴邦明州。天童山太白禪寺。住如淨禪師。二十八世的子。日本武州。大高山淨空禪院。現住道存。呈書於大清龔慎甫君足下。昨在如意山中。偶然一見。筆談數回。旁及文詩。快意不可言也。其文自有蘇家之骨格。雅麗可賞焉。其書自有趙家之腕力。秀潤可愛焉。真情花實。該備者也。願足下與存。雖云邦疆萬里相隔。今坐一室訂雅盟者。不知何等宿契也。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者乎。將有芥針投合之想也。存也。教禪之餘。有文詩之稿十有餘卷。名作雲游小集。今僅齎其二三耳。幸賜電覽。若有可取。請作之序矣。我宗昔有玄光和尙護法語錄。和尙親削簡牘。而乞序於鼓山霽師。又有千丈和尙幽谷餘韻。儒某介紹。而乞序於蘇臺傳子焉。刻成公之於世。

矣。向見許書於野文山房。獨樂記焉。刮目待之。是亦可謂得隴望蜀之比矣。然而幸不拒者。君子之常態乎。希序並書。併以寄與。則命金表裝玉軸。以爲家珍。時與同志之者展觀。以慰心目。且將學焉。餘容拜面謝謝。

上枕山大沼先生

存再拜白。向上高堂。暫得面晤。一時破積鬱之懷矣。東京滯淹之間。婁雖欲拜晤。而被累俗事。未遂此情。以爲太憾。所謂寸善尺魔者也。頃遇清人龔慎甫者。此人頗工有文詩。又善於書。筆談再四。文詩應酬。爲之得氣。便綴文詩幾篇。以請削正。加之舊詩稿。被了改竄。何幸加之。存也。歸山十六日。頃。某先是登龍門。可以謝萬一焉耳。不宣。

漢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五節之書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禮書卷之四十四 禮書第五十四 其不言

大佛道存師小傳

余が師父大佛道存師は號を無等と云又靈隱とも稱す  
越後國高田街宮野家に生る幼にして出家し道器和尚  
に就て得度す長して江都駒込旃檀林の越後寮に入り  
研鑽七年餘學業大に成る又比叡山に登り天台の學を  
修すること數年詩文を好み恒に大沼枕山先生の門に  
出入す越後國春日の林泉寺にて立職し江都澁谷長谷  
寺の賢及老師に隨侍參禪辨道し遂に老師の印可を得  
て入室傳法す初め江都芝白金の源昌寺に住職し永平  
寺に瑞世し源昌寺に於て建法幢す法叔なる芝愛宕下  
青松寺魯衷老師の會下に在て副寺の職を勤め大に老  
師を補佐す慶應三年三月旗本菅沼家の香華院なる武  
州比企郡唐子村淨空院の請に應じ魯衷老師の援助を

得て轉住す隨徒恒に三十名を下らず門風大に振ふ禪  
外の友として交り深きは儒者として大沼枕山先生畫  
家として福嶋柳圃先生なりし明治十年五月十九日示  
寂す時に年五十有二弟子八人あり余は其の末弟子な  
り然れ共余は師の養嗣子にして傳心的の相續者なり  
今師父の遺稿を編輯印刷して其の道の人に頒ち以て  
法乳の慈恩に報るものなり。

昭和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嗣子 大佛輔教誌

昭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非賣品】

發行人 大佛輔教

東京市麻布區辨町九九

印刷人 渡邊達夫

東京市芝區芝公園七號九

印刷所 松田刷司寮

東京市芝區芝公園七號九

終